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王鳴岡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

明 何楷 撰

殷盤庚之世詩一篇

長發大禘也出序及子貢傳申培說俱同盤庚時之詩蘇轍云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今按禘之名義有三一曰時禘祭義言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舊說以為此夏殷之禮也故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所謂禘即夏禘也及周祭改春曰祠夏曰礿惟烝嘗如舊而以禘

為殷祭則時禘之名至周而廢一曰吉禘謂喪畢即吉而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若竹書之吉禘于先王左襄十六年晉人言寡君之未禘祀是也一曰大禘爾雅以為大祭禮大傳篇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謂祖之所自出者如商周以稷契為始祖而稷契之所自出則嚳也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遂以大祭圜丘謂之禘而不知祭法所以先禘于郊者謂郊只及其始祖而禘則上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及其辭祖之所自出則謂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皆本於讖緯之說尤為支離妖妄先儒多攻之自趙伯循及楊氏仲大傳之旨而大禘之義始明惟漢儒皆以大禘為合祭羣廟程子朗致堂皆從其說而趙楊泥大傳

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配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為然故疑長發之詩廣及羣廟宜為祫祭之詩今即據大傳本文觀之其首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禘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于君許之祫則于祫可及高祖益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也此可謂深得書意者矣益禘之為言諦也諦者審也所以取名為禘者一則如宋神宗謂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其禘禮固可廢者是也一則如許慎說文謂審諦昭穆張純謂諦諟昭穆尊卑之義是也然則夏祭之名禘者以禘乃祫禘為祫嘗祫烝之始有三昭三穆

在焉而吉禘之名禘者亦為新入廟之主將以其班祔二者之義皆取辨其昭穆斯則大禘之禮祭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七廟之主皆在亦以明矣可無疑於長發之為大禘矣然則大禘配食固兼及毀廟歟曰以大傳文觀之則不及毀廟也彼謂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于祫及其高祖則是但據見在五廟三廟而言以此例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惟以見在七廟之主配耳何得及毀廟乎若夫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皆祭于太廟則謂之大祫然大祫雖大而不及于太祖之所自出則其禮差小于大禘大禘與郊並重國語謂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又謂禘郊不過繭栗是也大祫雖及于毀廟之主而不過始于太祖則其所始者亦與諸侯同而已故曰禘大而祫小也祫又有小祫謂之時祫其所合祭者惟及未毀廟之主則時禘亦在其內即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是也從來諸儒論禘祫者紛紛愚推究其實不過禘

二祫二而已大禘之禮重于大祫追遠祖也大祫之禮別于吉禘隆合祀也吉禘之禮廣于小祫敘新主也小祫之禮異于犆礿婇黷祭也吉禘獨新主為然小祫則每歲皆有其大禘大祫行禮之歲數則經傳無文惟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張純鄭玄皆謂五年而再殷祭者三年而祫五年而禘也此蓋本緯書之說所以取三年五年者謂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耳而楊氏闢之以為公羊所言殷祭指大祫也五年再舉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也於禘祭乎何與今據公羊本文則楊說為正然則當以何時禘也愚獨有取于劉歆之說也謂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

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歆所謂大禘則終王者謂每一王終新王即位則行大禘之禮蠻夷各以其珍貢來助祭也如此則不失之忘亦不失之黷欲行大禘者惟此為允矣若大祫之月崔靈恩謂祭以秋張純謂祭以冬愚未知孰是乃純議大禘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為正尊卑之義則愚亦有取焉凡禮之行也必追其本禘夏祭也然則大禘之當用夏月亦斷斷無疑也葢古禮之無徵久矣雖孔子且苦文獻之不足而吾烏從正之要以殷實因夏周實因殷其大致所在固有可類推而得者又按此詩末章舉及阿衡正配享太廟之事則固大禘之一證也何以明之書盤庚篇告有位之辭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謂大享者烝嘗也於禮無據周禮司尊彝職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儒謂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祫羣主皆朝于太祖而合食故為

朝享皆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此其說與盤庚之言大享者合禘祫皆以享名而禘尤大于祫故以大享名也享亦通作饗禮器言大饗其王事與樂記言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大戴禮亦云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蓋大禘追及遠祖有寘漠之思焉故其禮意與郊同如此今盤庚言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為大禘信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是詩也當作于盤庚之世觀其以茲予大享為言則知功臣配祭其禮自盤庚始矣先是竹書載沃丁八年祠保衡如使早有配祭之禮則亦安用專祀為哉

濬哲陸德明本作捴維商陽韻長發其祥陽韻洪豐氏本作洚水芒芒陽韻

豐本作汒汒禹敷下土方陽韻外大國是疆陽韻幅隕華氏本豐本俱作員

既長陽韻有娀方將叶陽韻資良翻帝列女傳無帝字立子生商見前賦也濬

本深通川之義爾雅以為幽深也哲說文云知也濬哲維商賛商家能推其祖之所自出以制大禘之禮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即此詩賛濬哲之意論語云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云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未相遠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于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愚按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分有所限也稷契皆旁支宜不得祖

帝嚳然其子孫既有天下而為天子矣彼為嚳嫡傳而主嚳祀者則皆其臣也即越常格以祭之其誰曰不宜故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而孔子謂知禘說則明于天下皆謂惟天子始足以為此非諸侯大夫所可例也推此意也人所生有本焉有本之本焉極其本之本而不以本支之分為限則人物可以同原而至于天矣故大禘之禮與郊同意者也烝皆以全牲皆以繭栗則以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亦以天道事之也雖然周人立廟惟及姜嫄不敢及嚳僅于大禘一祀之而已聖人制禮之嚴固如此長發其祥遡開商興王之祥繇于帝嚳也祥者吉之先見者也商家之發見其禎祥者已久實自帝嚳之世矣微帝嚳則契安從生故今日於大禘祀之也洪水孟子說文皆以為洚水也洚者水不遵道也芒通作荒說文以草淹地為荒故借為水淹地之義敷說文云布也猶分也書曰禹敷土蔡沈謂分別土地以為九州是也方四方也尚書序曰帝釐下土方楚辭天問

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語法同此毛傳云諸夏為外孔穎達云對京師為內也疆說文云界也當洚水淹地芒芒之時下土之方幾莫得而辨禹治水之後乃始分別土地定其方域自京師之外凡可以建為大國者則從而區畫其疆界以待新封之用此大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之事言此所以為封契發端也今按禹貢紀錫土正在治水成功之後幅說文云布帛廣也隕通作圓說文云圜全也統計舜時五服之廣如布帛之幅然四面圓全而無欠缺又長遠而無涯際也有娀契母家所封國也契母為嚳次妃史記言桀敗于有娀之墟國名記謂其地在陝虢間蓋湯先敗桀師于此也將通作壯說文云大也有娀以契之故當時方且昌大具國也帝者天之主宰篇中三舉帝皆指天言子謂有娀氏之女子即契母也子生二字連讀不與下商字相連謂其女子之所生者正指契也金履祥云生猶甥也謂帝立有娀氏女所生者為商也史記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

功帝舜乃命契為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愚按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于天意以契能敬敷五教有可封之功故歸之于帝立焉此章言商之受命基于契而契則帝嚳之所生所以著禘祭之繇也

玄王桓撥曷韻亦叶屑韻筆別翻韓詩作發受小國是達曷韻亦叶屑韻陀悅翻受大國是達同上率漢書作帥履外傳說苑漢書俱作禮不越月韻亦叶曷韻戶括翻遂視豐本作脈既發月韻亦叶曷韻北末翻相去聲土烈烈屑韻海外有截屑韻

豐本此下又有一章云寘勤于官水國載安有易凶頑僕斗是踐帝命式甄上甲桓桓孝思孔宣注引路史謂僕牛者河伯名也益因禮記有寘勤其官國語有報上甲微之文詩不應舍此二君而不之及故依附而益之

賦也玄王毛傳云契也按玄者幽遠之義稱契為玄王亦猶曾孫之下為玄孫蓋以其為遠祖而名之或謂

其生因玄鳥降得名而鄭又謂黑帝所感生故以玄稱皆不可信孔云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窋韋昭謂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追號為王也桓通作和鄭道元讀尚書桓夷底績桓作和漢書注云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今猶謂桓表為和表撥說文云治也錢天錫云當時混沌之竅未鑿而顓蒙之性亦未開非撥之不可撥昏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治皆撥也愚按桓撥謂和以撥之即舜所云敷教在寬也孟子載放勳命契之辭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可謂之桓撥矣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鄭玄云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言能達其教令孔云中候握河紀說堯云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群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陸化

熙云達即百姓親五品遜教化無窒礙之意率通作衛循也復說文云足所依也越說文云度也猶言踰也契能以身教故其國中之民皆衛循契身之所踐履如親義序別信之類無踰越者視說文云瞻也發者奮起之意金履祥云遂視既發其觀瞻之者皆感發也愚按此汎指天下人而言不在契本國之內者曰遂曰既皆速化之辭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鄭玄謂相土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王肅謂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要皆以詩辭想像之殊無明據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與左傳言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者合其曰作乘馬則此詩所詠也乘馬即甸賦也班固漢志謂殷周以兵定天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為乘馬之法今據竹

書所載則乘馬之法夏后之世相土固先為之矣烈説文云火猛也烈烈狀其威也海外之與海内華夷之界也截説文云斷也乘馬之法行則兵威大振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彼海外蠻夷之國截然守其界限毋敢窺伺内地實偏處此者故曰有截也劉敞云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愚按觀此可以得海外有截之義契始封商至相土遷于閼伯之墟以主大火厥後湯以亳興其地即在商丘東南是開商基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故商人祀契為始祖而其次即祀相土為不遷之宗焉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韻韓詩外傳作躋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韻禮記作齊 昭假 豐本作格 遲遲 支韻 上帝是祇 支韻 帝命

式于九圍叶支韻盈之翻賦也此下四章皆述成湯之事帝命不違言契與相土能順承天之命令不敢違背凡其兢業小心盡職于侯國者皆是也齊等也按說文訓齊為禾麥吐穗上平也故有平等之義至于湯齊者言湯之不違帝命亦能與契相土等埒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因引此詩又云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降說文云下也不遲毛云言疾也愚按湯降不遲即書所謂疾敬德也此但以敬畏天命言晉語宋公孫固欲襄公禮晉公子重耳而引此詩謂湯降不遲者降有禮之謂特斷章取義耳聖者造極之名輔廣云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間斷朱子云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躋爾雅公羊傳皆以為陞也日躋者文選注云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也

愚按蹟而曰日有至誠無息之意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德行寛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又云周公曰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明也假通作假至也昭假者明其敬之所至欲使天知之也遲遲不肩肩繫念也祇敬式法也俱見說文九圍毛云九州也孔云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嚴粲云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其昭假于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于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覬倖故惟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于天

下也錢云式九圍有表正萬邦之意未便是為天子下
二章正式于九圍之事禮孔子閒居篇子夏曰三王之
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炤此之
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
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
也引詩之意但取成湯能敬天命益能敬天命則自能奉三無私矣

受小球大球尤韻為下國綴齊魯韓詩禮記注俱作畷旒尤韻齊魯韓詩禮記注俱作郵何豈本作荷後同天之休尤韻不競不絿尤韻不剛不柔尤韻敷左傳後漢書俱作布政優優尤韻說文作憂憂百祿是遒尤韻說文作揫

賦也球孔安國云玉名禹貢雍州厥貢球琳虞書曰戛
擊鳴球球者玉磬之名而禮玉藻篇云笏天子以球玉
則球可以為磬亦可為笏說文專以玉磬解球誤矣小

球大球朱子金氏皆謂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按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夏殷之世聘禮所用經無明文據此言受球則亦圭璋璧琮琥璜之類矣左傳孟獻子曰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事亦同此劉向新序載湯出田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改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竹書亦載夏桀二十三年釋商侯履於夏臺諸侯遂賓于商此詩言受球受共大抵皆此後事也下國鄭云諸侯也綴說文云合箸也鄭云猶結也孔云內則言衣

裳縱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旒毛云章也按說文無旒字本作㫨云垂玉也冕冕飾周禮弁師職云王冕五彩繅十有二就皆五彩玉十有二徐鍇云㫨之言流也自上而下動則逶迤若流水也陳氏云或謂之繁露其勢然也若旌旗之流則名為游其後字改作旒而以為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之通稱故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之練旒九鄭箋解此詩亦以旒為旌旗之垂者也夫以旒从㫃則是旌旗之屬固不可通於冕飾然於下施㐬殆不成字故知非古文也毛傳解旒為章與說文合當從之襄十六年公羊曰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與彼意相似而詞有正反之異湯為冕下國諸侯為㫨綴之取其相繫屬之義也又荀子云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按

荀子引詩之意政從伐桀後贊之非本義也又按禮八蜡之一曰郵表畷鄭注禮記引此詩作為下國畷郵以古者井畔相連處謂之畷郵若郵亭乃田畯處此以督約百姓者成湯施布仁政為下國諸侯所會集亦如畷郵然其義似有據疑古文或如此並存之何說文云儋也猶言承任也休鄭云美也言承任天之嘉美于我故為衆諸侯所歸鄉也競說文云彊語也一曰逐也鄭亦云不逐者不與人爭前後也絿說文毛傳皆云急也不競不絿以交鄰國言今即湯事葛一節觀之以大事小是不競也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又使亳衆往為之耕是不絿也不剛不柔二句以布政于本國言剛則易失之猛柔則易失之縱不剛不柔寬嚴相濟仁義不偏以此布政則可謂至和矣優通作憂按說文㥑憂優三字義各不同㥑从心从頁愁也心㥑則形于顏面故从心又从頁頁者首也憂从㥑从夊夊行之和也人有㥑行國則可以解之故从㥑又从夊夊所以行也優从人

定意从憂得聲其義則饒裕也後人混慁愁之慁作憂變憂和之憂作優又通作優饒之優皆失本義又朱傳解此優優如字以為寛裕之意亦通但據左傳孔子引此詩有政是以和之言故宜通作憂耳百禄猶云多福遒説文云迫也言多福來迫近之如富貴逼人之意毛傳訓遒為聚則當通作揫其義則收束也承上文言湯所以何天之休而受小大聘問之贄者何修得此哉湯之待小大諸侯未嘗競而欲駕其上也未嘗絿而急須其來也其日所布政于本國者不一于剛不一于柔迭運並行而有優優和調之美故天下諸侯聞風心服而自不能已于玉帛之將直以綴旒奉之所謂百禄是遒者此也伊尹告太甲曰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悦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傒我后后來無罰當日諸侯咸賓于商其故實繇于此左成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

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韓詩外傳云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皆可與此詩互看又左傳載仲尼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韓詩外傳亦云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適之謂也又云言當之為貴也又云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皆見競絿剛柔二句文法相類故并引之不必與詩旨合也

受小共豐本作貢下同大共叶冬韻居容翻亦叶腫韻居勇翻為下國駿大戴禮作恂厖叶董

韻莫孔翻齊詩豊本俱作駹荀子大戴禮俱作蒙何天之龍冬韻亦叶腫韻丑勇翻大戴禮豊本俱作寵敷大戴禮陸德明本俱作傅奏其勇腫韻不震不動董韻不戁不竦腫韻百祿是總董韻陸本作鬷豊本作緫按此章以腫董二韻互叶蓋音相近賦也上章言諸侯通聘問此章言諸侯從征伐皆所謂帝命式于九圍者也史記云湯征諸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孟子云湯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孔安國云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共通作供說文云設也謂陳設以給用也左傳君謂許不供義正同此受小共大共者湯將征伐四方受小大諸侯供給如卒乘器具糗糒芻秣之類也以下文敷奏等語推之可見駿通作峻說文云高也厖說文云石大貌為下國駿厖者下國諸侯恃湯以安如倚賴于磐石然也齊詩以駿厖作駿駹謂馬也然馬豈所以比先祖亦不倫甚矣陶逸則云古人取喻恰

當上言政事文也故以綴旒喻下言武功武也故以駿厖喻又荀子云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察盡器械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引詩之意謂下之奉上名分當然於詩指亦近但以駿厖作駿蒙則殊不可解龍通作寵說文云尊居也因以為寵異之義言承任天之寵異乎我故小大諸侯皆奔命恐後如此也郝敬云人心所屬即是天休人心所奉即是天寵敷奏與敷政之敷義同奏說文云進也敷奏其勇者布散而日進其勇言其武功之廣也大戴禮云孔子曰不畏彊禦不侮矜寡是仲由之行也詩云受小

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龍傳奏其勇夫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震如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震動說文云作也不震不動者言師出于不得已非人心憂懼之深國勢搖動之極則兵不輕動也戁竦據說文皆訓敬於義難通戁當通作赧面慙而亦也爾雅疏謂面慙曰戁是也竦當通作悚說文云懼也總說文云聚束也成湯師出有名故無愧作亦無恐懼于是小大諸侯皆倚之以為安各出所有以供其用而為百祿之所總聚也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是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之行師如是亦何戁懼之有百祿是遒與何天之休應百祿是總與何天之龍應天休天龍與第三章帝命應

武王載旆叶呂韻蒲撥翻韓詩外傳荀子俱作發說文作坺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屑韻則莫我敢曷韻亦叶屑韻阿竭翻漢書豊本俱作遏苞漢書注作包有

三蘖（眉韻亦叶昌韻牙葛翻漢書注作枿）莫遂莫達（昌韻亦叶眉韻陀悅翻）九有九

截（眉韻）韋顧（漢書作鼓）既伐（月韻亦叶眉韻讀如穴胡決翻）昆吾夏桀（眉韻亦叶月韻

居蝎翻）賦也此章述成湯伐桀之事益至是始為天子也武王湯也顧見玄鳥篇旆說文云繼旐之旗沛然而垂解見出車篇所謂續旐末為燕尾者也載旆者載之於車上也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垂旌所以為戰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已而旆之諸侯畏之此詩言湯之載旆尚未及戰也第載之於車以待將戰而建耳虔說文云虔行貌或以為敬也徐鍇云虎之行虔虔然有威故謂敬為虔秉持也鉞本作戉說文云大斧也周禮注云秉鉞所以為將威也有虔秉鉞朱子云言恭行天罰也顏師古云湯雖秉鉞以敬為先輔廣云載旆秉鉞不敢不虔即所謂臨事而懼也愚按此亦與第三章聖敬相應史記稱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然則此章言載旆秉鉞專為伐昆吾夏桀紀事韋顧既伐特追數之耳上章言敷奏其勇則皆伐韋顧之類也如火烈烈者鄭云興師出伐志在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也莫之為無音之轉也曷說文云何也朱子云誰何也按誰何者詰問譏訶之辭然此亦謂昆吾夏桀不敢訶成湯耳錢天錫云如火二句以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一說曷通作遏說文云微止也謂纏繞使止也亦通荀子云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以草包裹物曰苞即苞苴之苞也蘖說文云伐木餘也歐陽修云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蘖也按湯十一征其見于尚書及竹書者如葛如有雒如荆如溫皆次第夷滅獨韋顧昆吾三國後亡故以蘖稱桀樹此三國為私黨如以草苞裹餘蘖故曰苞有三蘖也遂即遂生復性之遂達即驛驛其達之達遂達皆從蘖字生出勾則能遂萌則能達非三蘖所可望也九有九州也解見玄鳥篇有截與海外有截義同九州諸侯截然判斷不與三蘖相通故桀雖有意包畜之而終至於句促莫能申遂窮窘莫能通達也劉向說苑載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此所謂九有有截者也又書伊尹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夫

九有既聯屬於湯則其判斷于夏可知已既者已事之辭朱子云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云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按竹書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取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而王應麟引郡國志云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於鳴條之野此與詩辭不合殆不足信又鄭語史伯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則夏滅之彭姓豕韋則商滅之昆吾顧既滅于夏而此有昆吾顧者葢既滅而復立之亦猶豕韋為商所滅而其後世仍為商伯古五伯數中所謂商豕韋是也一統志云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韋氏之國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濮州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桀都安邑即今山西

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郡國志云
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寰宇記云昆吾亭蓋湯伐
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于此也
左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
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孔云昆吾以乙卯日亡
也桀亦以乙卯日亡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未知何
月也黄佐云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夏桀知所改圖也及
其終不悛也然後興南巢之師以快人神之憤茍徒以
為治亂者必先其黨剪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
世以計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恭行天討之意矣陳際
泰云三蘖不數葛何也葛非桀黨也葛非桀黨而隨以
兵何也肘腋之禍不先剪之而虞後顧也韋顧昆吾夏
桀平叙之而不殊何也不正其為天子也不正其為天
子而湯之師始不負於天下矣自帝命不違至此皆紀
湯事湯繇七十里諸侯起而為天子故叙述特詳或問
先君商先如寔如微皆有功德可稱而詩自契外獨舉

相土以及于湯其他皆不之及何也曰此祭法所謂二祧者也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撥考廟者父廟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皇考廟為曾祖顯考廟為高祖其曰祖考廟則始祖也始祖而下四親而上於廟當毀而擇其中之有功德者以為二祧舊說謂祧之言超也超然上去也特為有功德而留故謂之祧也外此若高祖之父則去祧為壇高祖之祖則去壇為墠此後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為鬼皆以其無功德故也合始祖二祧與四親共為七廟故伊尹告太甲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所謂觀德則專指二祧而言也先儒皆疑此禮與王制三昭三穆並太祖廟為七之說不合今以此詩觀之祭法所傳不為無據大抵前代禮耳自湯而下至于盤庚凡傳十八君即以父子相傳為一世推之亦有十

世除盤庚四親廟外自第六世太戊而上已皆在應毀之列而湯身剏王業及上世相土肇基王迹俱無毀理故特立為二祧後世如周文武立二世室亦以其應毀故為之則猶之二祧之意但殷合二祧為七廟而周則除二世室為七廟耳若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則其廟又在七廟之外是詩前惟頌相土後惟頌湯而已此又可証為二祧之最確者自二祧而外遡及玄王則以其為始祖又遡及長發其祥則以嚳為始祖之所自出故愚謂大禘之禮七廟之主皆在既非廣及毀廟亦非專以始祖配蓋竊有窺于此也

昔在中葉韻豊本作業有震且業葉韻允也天子紙韻降于卿士紙韻實維阿豊本作伊衡叶陽韻戶郎翻實左右商王陽韻賦也禘于太廟則功臣與祭與祭必非一臣而此章獨言伊尹者以伊尹為開國元勳故特舉之也朱子云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葉毛云世

也按葉文从世而來故訓葉為世此詩前言相土後言成湯則所謂中葉者其世數居于相土成湯之中者也震孔云懼也以國勢不定言業毛云危也以人心不安言如振之為有易所殺微之恢復居殷未久而復遷商丘皆震且業象也不然何至湯而僅僅有七十里乎允信也天子指湯也允也天子讚湯有聖德信乎其為真主也降下也卿士指伊尹也稱其位曰卿稱其德曰士周官稱六卿亦曰戒爾卿士降于卿士言湯屈巳以下伊尹不敢自高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名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此即降于卿士之說也亦與第三章湯降不遲相應一說蘇轍云信矣天之子商也降之卿士而後商室以興亦通阿衡官名鄭云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郝敬云如太公之號尚父也愚按此宰相之位上卿之職至太甲改官名為保衡故書君奭篇

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以伊尹保衡止是一人故一稱其名一稱其官也上實維指其人下實維指其功左右者謂佐佑之以敷政奏勇伐夏救民也湯受命仍舊國號曰商王孟子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吾豈若處畎畆之中繇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畆之中繇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沈約云

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呂氏春秋云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逄以服群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生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繇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太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如得慈親朝不易

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覲郭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今按伊尹身為元功世享盛祭專美有商及周公時命成王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其典實彷于此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楊氏云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序朱子亦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篇今按篇首即以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未嘗不及於所自出之帝也豈必舉嚳之名而後謂之及嚳耶昔朱子疑為祫祭則天子夏秋冬三時之祭皆祫其以功臣配享惟當在祫烝耳月令十月有大飲烝之文指祫烝也周禮夏官司勳職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

大烝司勳詔之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具祭比三時為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亦謂配享于烝祭也此詩如以為祫烝亦無不可但彼乃周禮而殷禮別無所考愚但以盤庚大享之言與詩序大禘之說合故從之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三

明 何楷 撰

殷高宗之世詩三篇

那祀成湯也 出序子貢傳申培說朱傳俱同　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魯語閔馬父亦云昔正考父校商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按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偪奔魯為防

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祖也自微子至戴公據宋世家凡十君七世周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幽王於戴公二十九年為犬戎所殺則戴公及正考甫皆當宣幽時也名頌韋昭以為頌之美者也序謂得之於周太師而魯語但謂較之於周太師者孔穎達謂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甫恐其舛謬故就太師較之然則較之而得其初本故亦謂之得也及孔子錄詩之時又已亡其七篇惟存五篇而已其以那為首者從太師之初本商自成湯始有天下以那為祀成湯之詩故也愚所以定此詩作于高宗武丁之世者遍攷經傳惟高宗武丁祭成湯見于尚書序及史記即謂祀乃常事不能徧書然觀高宗免喪弗言作書誥羣臣自謂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此詩及烈祖二篇皆祀成湯之詩而一則曰綏我思成一則曰賚我思成頗與思道賚予之言相合益

高宗深于思者也禮記亦云武丁者殷之賢王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高而宗之謂之高宗武丁勤于祭祀固亦起廢中之一事又按高宗祭成湯于肜日有雊雉之異書序及史記皆言飛雉升鼎耳而雊先儒謂雉乃野鳥不應入室故為妖異然鮮有能測其事應者孔安國以雉鳴在鼎耳為耳不聰之異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今觀高宗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固非耳不聰者且其先後輔之者甘盤傅說皆賢臣也則又烏有小人居公位之事而至于將敗宗廟之祀乎展轉推尋始悟災異之所自來政就此詩可見禮郊特牲篇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祭陽也祭義篇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

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此詩明言顧予烝嘗矣而樂音甚備此則高宗失禮之大者也言雉雊所以別于雉鳴也月令季冬雉雊說文解雊謂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羅願謂雊鴝以足相勾雉以頸相勾故雊鴝从句雉雊亦从句非特鳴而已然易通卦驗又云雉雊雞乳在立春節立春者或在冬或在春總之為春之首故夏小正紀雉震呴在正月也呴雊同字戴德解雉震呴云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今高宗于秋烝冬嘗之時而奏大樂此時雉未應雊雉聞樂聲而以為雷鳴故雊也樂之為雷者何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樂本象雷又雉聞聲似雷者亦從而應齊景公作為路寢之臺族鑄

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呴許氏曰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天水冀南山有石鼓長丈三尺廣厚畧等漢成帝時有聲如雷聞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葢以為雷也然則此詩殹當與書高宗肜日篇合看以樂不當作而作故雉不當雊而雊耳升于鼎耳則高宗行禮之處葢直指其事以變異告也先儒不達此義而欲和合詩與禮記之說則但曰禮謂食嘗無樂者恐殷禮不如是而已亦鹵莽甚矣金慷作諸史會編繫那及烈祖二詩于武丁之四祀愚以為可信

猗與音余下同那與置我鞉豐氏本作鼗後同鼓麌韻奏鼓簡簡衎我烈祖麌韻

賦也猗之為唉與之為歟那之為儺皆音近也說文云南陽謂太呼曰唉歟安气也儺行有節也按安氣者即助語之謂行有節則贊美廟中執事之人也置通作植鄭玄云置讀曰植按植本户植之名

故以為樹立之義鞉鼓曰植者以皆植木楹于其中故謂之植也鞉鼓解見有瞽篇鼓楹鼓也禮明堂位篇云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足鼓者加四足楹鼓者貫之以柱縣鼓則縣而擊之也於八音中惟舉鞉鼓者以楹鼓為殷之新制而鞉乃兆奏鼓者故首舉之以該其餘也奏者動作之義謂動作以出其聲也簡通作柬說文云分別之也荀卿謂鼓其樂之君耶學記謂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蓋鼓于宮商角徵羽之五聲雖無所屬然五聲必得之而後和以此見奏鼓之人為最重故必先分別其能者而後使之奏也衎說文云行喜貌爾雅毛傳皆以為樂也烈祖孔云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具樂器選樂工將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此皆未作樂以前事至下章乃言作樂

湯孫奏假爾雅作嘏鄭玄本作格綏我思成庚韻

鞉說文作鼗鼓淵淵先韻說文豐本俱作鼘鼘嘒嘒管聲庚韻既和且平

庚韻亦叶先韻吡連翻 依我磬聲見上於音烏赫湯孫叶先韻荀緣翻穆穆厥聲見上劉公瑾云連叶三聲字見商人之質也愚按三聲雖連用而本句上各用先韻一句間之亦似後人所謂轆轤體庸豐本作鏞鼓有斁陌韻萬舞有奕陌韻我有嘉客陌韻亦不夷爾雅注作怡懌陌韻陸德明本作繹賦也湯孫歐陽修云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皆可稱湯孫愚按此指高宗也奏即奏鼓之奏然此則兼諸樂器而言下文鞉鼓管磬之屬是也假通作徦說文云至也謂奏樂以通之于烈祖也禮郊特牲篇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陳暘云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日三成朏月三成時歲三成閏然則樂不三闋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退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退為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闋者以反為

文也樂三闋則滅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爲文也然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者申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于天地之間搖聲音之號何以哉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通聲音之號而知樂者其惟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詔告以此陳澔云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于廟門之外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黃佐云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取蕭祭脂亦於未祭之先以此求神於陽也綏鄭云安也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轍云凡此皆非有也而生

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子云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周昌年云我所思者成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綏我也徐光啟云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直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陳際泰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名風風名氣氣名神然神懼其褻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名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為綏我思成信哉其綏也與黃佐云觀思成之說可以見祭祀之理鞉鼓以下七句皆言湯孫當日所奏者陳暘云鼓所以作樂者也鼗所以兆奏鼓者也言奏鼓則鼗從之矣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記曰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子男以鼗將之蓋柷以合樂鼗則兆鼓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孔穎達云柷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黃佐云樂記曰聖人作為鼗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

祭于先王之廟也據此可證此詩首言鞉鼓之意而鞉與鼓為二物也淵通作鼘說文云鼓聲也嘒說文云小聲也管竹音也爾雅謂大管名簥其中名篞小者名篎郭璞謂管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鄭司農謂管如篪六孔其大中小之制無傳鄭康成謂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乃漢大予樂所用廣雅則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蓋亦後世之制未必與古制合不足信也歐陽修云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陳暘云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德成而上歌以詠之于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于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為上有所待者為下耶又云言鞉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鞉鼓必待奏之然後聞其聲管聲與鞉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為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疏義云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則餘樂在其中矣既和且平兼堂

上堂下八音諸器言周語單穆公云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依說文云倚也猶言相附也磬鄭云玉磬也朱子云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孔云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于常磬非石磬也陳暘云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郊特牲言諸侯宮架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矣書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受小球大球蓋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又玉之美出于自然者也先王因天球以為磬以其為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者也商頌曰依我磬聲本諸此歟又云商樂以磬為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為主故言簫韶九成張子厚云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鄒忠胤云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為和平又韓詩外傳云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

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按此傳雖於詩義無涉然寓意閎眇矣於歟美辭赫熾盛之意歌者賛湯孫所奏穆穆之聲非賛湯孫也赫義本火亦貌五事言屬火聲音之盛亦如火性之上騰然故以赫象之歐陽云於赫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黄震云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穆通作㣎說文云細文也聲何得以細文稱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通志載湯命伊尹作樂曰大濩修九韶六律聞宫聲使人温良而寛大聞商聲使人方康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謹而好禮此非穆穆而何庸通作鏞陳暘云大鐘謂之鏞以能考大功也解見靈臺篇前言鼓至此始言鏞則鏞之奏似在鼓之後然既言鏞即繼之以鼓則鼓之奏又在鏞之後一篇之樂以鼓始終倘亦所謂

鼓為樂之君而五聲不得之則不和者與陳暘云那祀成湯之樂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鞉鼓管籥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詳于樂而畧于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斁說文云解也鍾鼓有斁謂樂闋時也萬舞名三代之舞皆名萬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商頌曰萬舞有斁逸周書曰萬獻明明三終孔謂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湯以萬人得天下何休亦謂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其樂舞皆稱萬也按書傳及春秋傳疏皆言湯因大旱禱于桑林之社而雨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左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而莊子亦言合于桑林之舞或即此萬舞也奕說文云大也陳暘云美其綴兆之衆大也在商為大濩在周為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為衆大可知愚按此時樂已闋而將迎牲矣故舞者皆立其行列以待行禮而舞也嘉說文云美也鄭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蔡汝楠云於虞

曰虞賓在位於商曰我有嘉客於周曰我客戾止聖人御世皆考賓國之化夷說文云平也懌說文云悅也亦不夷懌者言不敢視祭祀為平常之事徒取悅耳悅目以為娛樂而忘敬謹之意也下章言溫恭有恪正與此互相發又按易有匪夷所思之文疑此不夷與彼匪夷相類謂嘉客聞樂而悅其悅至甚非比平常之悅也人悅如此神悅可知隱然含有先祖是聽之意此烈祖之所以來假而能綏我思成也是義亦通學者詳之

自古在昔陌韻亦叶藥韻息約翻先民有作藥韻溫恭朝豊本作鼂夕陌韻亦叶藥韻祥龠翻執事有恪藥韻顧予烝嘗陽韻湯孫之將叶陽韻資良翻

賦也自從也對今皆謂古在說文存也進古言昔則昔又在古之前禮運篇孔子言後聖有作然後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然在在昔之時已是中古之世未為上古而

自古之古則不過下古而已先民先輩之人謂聖人也有作陸化熙云作為祭禮也是述作之作溫恭者溫溫其恭蓋安行而有常非勉强也朝夕自朝至夕也執事執廟中之事也恪本作愙說文云敬也恭敬之至如見大賓故字于心上施客也言尊祖敬宗萬世通誼從我以前之古人存留往昔先聖人所剏造祭祀之禮其于將祭之前期慮事必豫具物必備自朝至夕常存其恭但見其溫溫然和柔及祭而行禮則一人各執一事致其恪慎不敢懈怠忽畧凡以禮當如是今日湯孫之祭亦猶行古之道耳黄佐云商人尚聲牲猶未入樂三闋然後備禮物葢時制也故此詩以樂舞悉數於前而溫恭有恪之言始見焉葢亦因其所尚而然耳是豈後于禮哉魯語云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考甫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

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陷而後恭道將何為按馬父之意謂以恭立教者猶將令其學古先民之恭而為之今乃以恭為陷于非道然則將以何者為得道乎顏說文云還視也季本云嘗秋祭烝冬祭祭以秋冬為備故言祭者必舉烝嘗以見其餘焉愚按曰烝嘗者謂烝繼嘗而舉知此乃冬祭也既言子又變稱湯孫者意重在一孫字見一氣流通不為非類之祀也將朱子云奉也蘇云言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錢天錫云音樂雖盛傳恭雖遠先祖雖格而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至以祖孫一體望之商人之綏我思成即此可想見

那三章一章四句一章十二句一章六句舊作一章二十二句今按閔馬父引自古四句為輯之亂則非止作一章明矣故正之韋昭云輯成也凡作篇章義

既成撥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鄭箋以湯孫為太甲孔云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孫之為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主湯之親孫故知為指太甲也那祀成湯經稱湯孫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按此義亦通並存之又韓詩序以此詩為美宋襄公也其說與史記宋世家謂宋大夫正考甫作商頌以美宋襄公者合即云宋得用天子禮樂以祀成湯然我有嘉客果宋所宜有乎

烈祖彤祭成湯也書高宗彤日篇之所為作　朱傳以為亦祀成湯之樂與子貢傳申培說俱同愚所以定為彤祭者以那已為祀成湯之詩一祭固不容有二詩耳彤

者祭明日又祭之名爾雅云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孫炎謂繹者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邢昺謂復胙者胙是祭日以祭之旦日復陳其祭肉以賓尸也按說文肜字从舟其義則舟行也與祭事無涉古讀肜有融音故或通作融左傳其樂也融融其樂也洩洩而張衡思玄賦則曰展洩洩以肜肜是也又馬融廣成頌云豐肜對蔚肜亦通作融說文訓融云炊氣上出也炊氣上出縷縷不絕之義也但肜本音琛韻書收入侵韻不知何因改讀曰融殊不可曉知此詩為高宗詩者以那詩例之其稱烈祖同其末章言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同則其為一時之作明矣又知為肜祭事者以申錫無疆一語知之篇中娓娓但以降福為言則高宗勤祀之本意殆可想見當其亮陰三年之後雖既免喪而猶恐德不類不敢發言誠未知致治之方將安所出因而致孝于鬼神以祈福耳此亦商人尚鬼之習則然故于肜祭

之日而有雉雊之異其臣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大意謂民受生于天乃天之胤嗣王之所司者在于敬民而已所謂敬民者惟在務民之義而已此享年有永之道毋徒豐于祭祀而欲邀福于昵近之祖宗為也他日傅說之進王也亦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合此二書及那烈祖二詩以觀則高宗早年之失端有在矣竹書載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廟有雉來皇王大紀載高宗祭于成湯有飛雉之異王使以雉為扇曰以彰吾過而通志稱祖己訓王後武丁又責躬思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修德而報之疾也茍繇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德焉史記亦載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

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

嗟嗟烈祖慶韻有秩斯祜慶韻申錫無疆及爾斯所叶慶韻讀如數

典主翻　賦也嗟歎聲鄭玄云重言嗟嗟美歎之深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于文矣烈祖湯也義見那篇秩積祜福也俱見說文有積斯福即下文言申錫無疆是也惟有無疆之申錫則福斯積矣冀望之辭也申者申柬之意故毛傳以為重也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無疆鄭云無竟界之期也爾指烈祖也蔣悌生云爾汝其辭如事生覿省相語此質實之至也斯之為此所之為處皆音近也斯所謂烈祖神之所在當指祊而言說文謂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是也蓋正祭事畢則神可以歸矣孝孫孝子猶未忍其遽歸也故於明日又設祭然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則於門內以求之亦意神之尚依依於

門内而未遠去也孔子謂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其商彤所在雖無明文但以説文字義求之則門内之祭自古同之也申錫二句是倒文法曰庶其及爾神之尚在此處而重賜我湯孫以無界限之福乎向日正祭固已受釐矣今日又祭則神又當重降之福是所謂申錫也此章葢初求神于祊之辭也

既載清酤賫我思成庚韻亦叶陽韻辰羊翻亦有和説文通釋作盉羮庚韻亦叶陽韻盧當翻說文豐氏本俱作鬻既戒既申鑿作且平庚韻亦叶陽韻皮陽翻鬷中肩申鑿豐本俱作奏假左傳作嘏無言時靡有爭庚韻亦叶陽韻諸良翻綏我眉壽黃耇無疆陽韻

賦也此章言彤祭行禮之事既者已事之辭載謂載之于尊清者清潔之義酤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鍇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愚按酒只用一宿而成者亦見商人尚質處儀禮有司徹

篇是周大夫又祭之禮首言司宮攝酒注謂攝酒者撓益整頓之與此首言載淸酤同也賚說文云賜也思成義與那篇同祭義云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是也賚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孔穎達云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蔡汝楠云賚我思成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謝顯道云祖考之精神只聚於已之精神朱善云酒之淸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和羹者鄭云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性安和荀悅云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曹氏云鉶羹也按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以其盛之鉶器謂之鉶羹有司徹篇所云羊鉶豕鉶即所以盛羊豕肉之羹者也朱子云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輔廣云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既戒既平者嚴粲云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鬷說文云釜屬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愚按

此即雍人陳鼎之事也中庸誤引作奏與湯孫奏假同文朱子遂謂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鬷此恐不然二詩皆同時作也彼言奏假此言鬷假明是異字何得混鬷為奏乎凡祭則雍人必先陳鼎所以為烹牲體之用也今自鼏初至之時而即皆能秉其肅敬靡有讙譁又各執其事不相奪倫絕無彼此交侵職位以有紛爭者此非主祭者之精專于假廟何能使助祭者人人顧化若此故中庸引此詩而申之曰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也又左昭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此借辭立義全非詩旨而鄭箋泥此亦以和

羙為喻助祭諸侯有和順之德誤矣眉壽以眉言黃以髮言耇以面言是三者皆壽徵也解俱見南山有臺篇言廟中之人既皆能致其誠敬舉動得禮如此庶乎烈祖綏我湯孫以眉壽黃耇之福至于無有疆竟也

約軝錯衡叶陽韻戶郎翻八鸞鶬鶬陽韻陸德明本作鏘以假以享叶陽韻虛良翻我受命溥將叶陽韻資良翻自天降康陽韻豐年穰穰陽韻來假來饗叶陽韻虛良翻降福無疆陽韻賦也此章言今者之祭非偶然也實繇得人得天故使湯孫得盡其孝耳約軝二句解見采芑篇但鶬鶬彼作瑲瑲當從之軝衡以諸侯所乘之車言八鸞以諸侯所駕之馬言假通作假至也享獻也歐陽修云以假以享者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指湯孫也劉公瑾云歌工導達主祭者之意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

一溥說文云大也將奉也綏我湯孫受天眷命故溥天下之諸侯皆乘其車馬以來奉祭事也鄭云祭祀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自從降下康安也歲大熟而五穀多有曰豐年穰穰穀茂盛之貌解見執競篇孔云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呂祖謙云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曹氏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來假來饗指烈祖言饗之為言嚮也歐陽修云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于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承上言湯孫之得人得天如此庶乎烈祖之來至其坐來享其祭而下之以無界限之福也鄒忠胤云那以管聲磬聲厥聲相叶烈祖以申錫無疆黄耇無疆降福無疆為節何商文之簡質乃爾

顧予烝嘗陽韻湯孫之將叶陽韻資良翻

賦也黄佐云上既曰賚我思成矣曰綏我眉壽黄耇無疆矣曰降福無疆矣此又曰顧我烝嘗何也益祖考

雖享而孝孫之心未敢必其享也故又致其丁寧之意如此蘇轍云言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愚按此二語雖與那篇結語相同而意微有別彼重在孫之一字謂以一氣感通也此重在烝嘗二字謂我於烝嘗之禮相繼舉行其時時勤于祭祀如此當為烈祖之所鑒念也

烈祖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一章二句 舊作一章

二十二句今按朱子分為四節於語意血脉甚明故即依之以定章數　輔廣云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季本以為此必祭成湯而受釐降福之詩按此二說亦皆可通然果祭日所歌似不應有中錫之語序則云祀中宗也朱子謂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

不欲遺之耳鄭亦云那烈祖兩篇結語皆曰湯孫之將其均為祀成湯明甚商家賢聖代作不止中宗安知不皆有頌但正考父所得僅僅十二篇况至孔子删詩日乎

玄鳥高宗報上甲微也

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于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魯語展禽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乃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郊禘宗祖

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按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沈約注云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所以知此詩為報上甲微之樂歌者以宅殷土芒芒殷受命咸宜二語知之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雒商是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山故得商名契生昭明遷砥石事見世本其地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商丘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唐為宋州宋為睢陽郡在今為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季本云地稱商丘者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丘歟相土生昌若昌若

生曹圉曹圉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為殷侯子亥益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而為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甲乃殺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殷人報之也皇甫謐謂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益自微始白虎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而譙周則謂死稱廟主曰甲益謂生稱其名死則以其生之名為廟主也于理或然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丘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單三年不知所謂殷侯者何名也自歸商丘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為桀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為商侯之

元年於是復自商丘遷于亳書序謂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今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丘三也冥離商丘徃河治水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丘六也及湯自商丘遷亳不過七遷耳然古今相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穀熟相近果湯曾都二亳則信有八遷矣然二亳遷居之先後則經傳無文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似為可信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丘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故謂之景亳南亳在今商丘東南四十五里竹書載湯于桀十五年遷亳又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則知景亳實在商封内不然國既被伐何得越境以會諸侯乎水經注云闞駰曰湯都偃師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

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陵與商丘接壤皇甫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湯未嘗都偃師則又不然以書序從先王居之文觀之先王孔安國以為指帝嚳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告釐沃告嘗是逌作嚳釐之言來蓋謂從帝嚳而來居于沃土云耳孔說非謬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閒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又孔穎達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雒鄭玄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偃師乃周名以周武王克商偃息師徒于此其初名為西亳當是成湯命之湯之創業實始于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雖遷居嚳墟而不忘其所自始故亦呼之為亳耳三亳

惟亳為本名地在商丘故湯有天下尚仍商舊號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于殷者即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已大戊八君皆仍居亳至仲丁始遷于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于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于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史記惟言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書為覈矣竹書稱北蒙曰殷于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别名是也而後人皆言盤庚所遷在河南偃師誤矣湯在殷

以會諸侯而不都殷故不更國號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故于斯時追上甲絕而復續之功而行報祭之禮斯則玄鳥之詩之所為作故晰乎商殷變更之故則經傳史書若合符節古人重稽古之力夫豈誣乎又補傳謂殷之得名以溵水按說文無溵字乃濦水耳濦水今在河南開封府郾城縣與殷無涉此不可信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陽韻 宅殷土芒芒 陽韻 三代世表古作殷社芒芒

帝命武湯 陽韻 正域彼四方 陽韻 方命厥后 有韻 奄有九有 韻 文選注作域

賦也玄鳥毛傳云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

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頴達云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謂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按玄鳥生商其語近奇而事甚無怪毛孔之說正矣乃詩緯含神霧則云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中候契握則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禮緯則云契姓子氏以其母吞鳦子而生紛紛語怪迹相祖述總不外吞卵一說而甚且以契為無父娀非嚳妃如劉向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

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王嘉拾遺記曰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譙周則謂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羅泌闢之云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矣何所疑耶昔有娀氏有二女長曰柬逖次曰建庇柬逖為嚳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嚳也若司馬遷王逸亦既以簡翟為嚳妃矣而一則曰三人行浴因吞墮卵一則曰侍帝嚳臺上嘉墮卵而吞之總無以異于讖緯之說乃呂氏春秋更有異焉謂有娀氏有二佚女

二女愛而爭持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善乎蘇洵之言曰史載簡狄吞卵生契為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墜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歐陽修亦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竒說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又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其說獨與毛傳合當漢之世而有能持正論如兩人者正不多得若褚先生謂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

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褚雖疑無父之說之非而未免惑于神怪感通之事未足稱達識也雖然以朱子之素持正論而猶以吞卵為可信況其他哉契為商開基之祖故謂生契為生商宅爾雅云居也商殷解俱見本篇小引下宅殷指上甲微也自微時已改稱殷侯其後世又于商丘乃復稱商侯耳土土地也芒通作荒爾雅云奄也毛以芒芒為大貌孔云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是芒芒為大貌也微既滅有易至帝不降三十五年復滅皮氏事見竹書則殷土地之大可知古朱子云猶昔也程子云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武湯朱子云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曹氏云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故此稱為武湯也正猶定也域說文云邦也陸璲云正域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紛擾也黃光昇云維時夏桀昏虐諸侯不服相為侵亂湯始正之此商之王業所繇始也方即東西南北之四

方厥后謂其方之諸侯也與書舜典篇班瑞于羣后大禹謨篇禹乃會羣后武成篇王若曰羣后義同嚴粲云湯承帝之命乃隨其方以施命令于諸侯朱子云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愚按此以景亳之命言景亳即殷地自上甲微居殷而國始大其後湯復即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非徒闡揚祖功亦以讃美今日都殷之得地耳竹書載桀二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取韋征顧取顧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謂此命也奄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九有毛云九州也鄭云覆有九州為之主也孔云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已有也又楊慎云春秋命歷叙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為九州謂之九囿囿古文省作有易氏云般人九州之制不見于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爾雅曰兩河間曰

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為殷制其說誠然繇今考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并入于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于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為并而併營于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于青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 叶紙韻 養里翻 在武丁孫子 紙韻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叶蒸韻 書蒸翻 龍旂十乘 蒸韻 大糦是承 蒸韻 賦也商之先后指上甲微也微為諸侯故但稱先后不稱先王以方命厥后例之可見殆說文云危也微父振為有易氏所

殺國已危矣微能受天眷命以復舊物不至危殆故使湯得有所承藉以成一統之業至于今傳在武丁方且延及子孫後之孫孫後之子世數莫可限量皆先后微所貽也使爾時中絶而不復續即湯且無繇以興而又何餘庥及于後人之有武丁名眙武丁其字也歌工于祖考之前直呼其字蓋古人之尚質如此武王謂湯也史記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勝說文云任也此又歸美于成湯之辭也凡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澤斬而子孫不蒙其庥者則其精力量至此而盡也商家之命延至武丁孫子未有窮期雖曰先后之垂裕亦繇成湯之豐功厚德足以堪之故曰武王靡不勝云靡不者對孫子而言龍旂二句指諸侯來助祭也周覲禮侯載龍旂交龍為旂一升一降升象其升朝降象其下復乃建之車上者今按此詩則商禮亦不異耳十乘者鄭云二王後八州之大國嚴云舉諸侯之尊者言之顧大韶云若作衆諸侯解則不應止

十乘也糦本作饎說文云酒食也大糦韓詩云大祭也承說文云奉也夫商祚尚且延及于武丁之孫子則當武丁之時諸侯誰敢不服從所以當時有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以為諸侯之領袖於祭之時皆有事廟中以奉進其酒食焉假使王靈衰替安能得此故孟子曰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民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邦畿千里紙韻維大學作惟民所止紙韻

肇域彼四海叶紙韻虎洧翻四海來假豐氏本作遐後同來假祁祁支韻

景員古文作云維河歌韻陸德明云或作何殷受命咸宜支韻百祿是何歌韻左傳豐本俱作荷

賦也此章言都殷之得地所以益追思上甲之功也畿毛云疆也虞夏稱服殷周稱畿王氏云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邦畿天子之都也王制注云天子所居州界之名殷曰畿漢志殷周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封乃諸侯之大者天子所居則謂之畿所謂邦畿千里也公以千里為畿皆民居宜以堅之中國大之意此指殷都而言止鄭云猶居也大學引此而先之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即殷武篇所謂四方之極也肇通作肁說文云始開也爾雅以為始也四海海內之地也嚴云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也言民志定也京都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心安定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湯本以四方為域今言始以四海為域者殷道中微侯國有畔者故疆土非先王之舊至高宗中興始復之也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以四海為境域也陳際泰云商世以兵起武湯之後而有武丁光復舊物祀夏配天中興之運若自彼手創之矣雖然武丁所以能此者先據山河之險沃野千里握勢重以臨諸侯故中興之業爛焉豈苟而

已哉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四海來假謂諸侯也即上章龍旂十乘大饎是承者是也祈通作跂方言云登也重言之者見下國非一也蘇軾云夫天子所居畿內千里自足以疆域四方四方諸侯賴之以安故其至者祈祈其多也景山名即今殷所都也以殷武篇陟彼景山證之可見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為睢州員朱子云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補傳云殷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輔廣云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愚蓋嘗綜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先是仲康時遷后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及相即帝位元年居商而其時為商侯者相土也國既為帝所居則不能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以前所居之商

丘與之再傳而使冥治河久于其職不能復居商丘竟以勤事死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命而遷者也觀其前稱商侯後稱殷侯益帝憫冥以死勤事故錄其後人而

易滅皮氏商業自是復興故展禽謂上甲微能帥契言其能率循契之功是也然則微之子孫即宜長守此地可矣而何為乎復遷嗟嗟殷于此時固有不得不遷者也其時帝孔甲即位廢豕韋遷劉累為諸侯者必皆憂憂不安而殷負方張之勢當尤為帝所忌故不得已而復歸于商丘亦姑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浸盛矣然僅能遷于亳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既釋之後諸侯皆賓克有雖滅溫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于舊國而此時桀亦無如之何也然湯終不復遷者以載亳而興方規進取故不急急于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從先王居而于偃師定鼎焉數傳而仲丁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當雍己之時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

復興諸侯歸之仲丁大戊子也意必大戊為之經畧以囂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為便利又滎陽在成皐巖險之地依山避水故于此圖遷焉誠遠計也然無如河決為患何自是而相而耿而庇而奄總受河之虐于是盤庚復遷殷其事載尚書中甚具遷殷之後武丁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為雷震死自是之後又復居殷迄紂亡乃在朝歌季本謂意必為離宮于此而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為耳殷受命咸宜統前後而贊之也咸皆也宜所安也俱見說文自上甲微以殷興而能安受不殆之命成湯雖不都殷而曾會諸侯于此用能安受正域之命今盤庚遷殷傳至武丁復能安受四海來假之命故曰咸宜也百祿汎言福之多也何說文云儋也徐鉉云即負何也殷土之於受命其相宜如此繼此以往百祿是何端有可為武丁必者蓋祝願之辭也然實自上甲開其先如之何不報或問武丁都殷繇盤庚之遷而無祀盤庚樂歌何也盤庚世數未盡尚列祀

于太廟自與上甲之專報祭者不同然商頌所傳僅五篇耳亦烏知非本有詩而後乃散軼乎

玄鳥三章二章章七句一章八句 舊皆作一章二十二句 序以為祀高宗也然殷武之詩序亦曰祀高宗疑不應有兩詩故鄭玄謂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崩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鄭據春秋之禮以解殷禮已不足信況其所援引者牽多附會不經楊氏已闢其有四妄矣朱子謂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至其集傳但云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繇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葢不能知此詩所用之地也亦汎汎甚矣申培說則云此亦禘祀之詩其意葢如春秋所云吉禘者

此即喪畢之祭與鄭玄言祫意同但其名異耳殷禮已亡孔子尚苦無徵誰能以意定之愚特因詩中言商又言殷頗測其微指所在初疑為高宗祀盤庚而於諸書無所據不敢自信既而思高宗曾報上甲微復參攷竹書則知興殷者實上甲與周家之公劉太王同功而此詩為報祭而作其立言之意渙然可尋無復疑義因遂筆之又按上甲為湯之祖大禘追其祖之所自出則此詩及長發篇次皆當居商頌之先而正考父較商頌于周大師乃以那為首何也湯為商室開基之祖四時有祭上甲報于每歲之大嘗及大禘之禮終王而一舉皆以義起者耳烏得先

詩經世本古義卷三

詩經世本古義卷四

明 何楷 撰

殷祖庚之世詩一篇

殷武立高宗廟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自武丁修政下俱出史記）廟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出朱傳）

武丁祥雉事詳見那烈祖二篇小引下洮約云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劉歆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或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毁其廟乎迭毁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朱子云劉歆說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云商之三宗若不是别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那個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個好

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愚按當祖庚時武宗于七廟中正為考廟今如為武丁別立一廟則是考廟虛主也抑豈向之居考廟者尚仍舊而不遷耶然無此理矣若謂祀武丁于考廟又別為武丁自立廟則是武丁有二主尤無此理以愚意之武丁雖自立廟然當世數未盡時必仍居七廟中而虛其新廟及夫親盡應毀之日乃始遷其主于新廟與七廟同享祀為百世不遷之宗而不與羣祧等列耳又按先儒謂遠廟為祧遷主藏焉周之祧法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羣穆則藏于文羣昭則藏于武故或謂宗曰世室亦曰祧以此法例之如商之三宗為宗則三宗以下之子孫凡自七廟而祧者必各依其昭穆而分藏其主于三宗之廟亦禮之可行者也若西漢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迭毀東漢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皆失禮之大者劉公瑾云三宗之廟未

知立于何所竊意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於太祖廟之兩旁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

撻（說文作遾）彼殷武奮伐荆楚（語韻）罙（說文作罙）入其阻（語韻）裒荆之旅（語韻）有截其所（語韻）湯孫之緒（語韻舊自章首起至此為第一章）

維女（音汝）荆楚（見上）居國南鄉（陽韻）昔有（豐氏本作在）成湯（陽韻）自彼氐羌（陽韻）莫敢不來享（叶陽韻虛良翻）莫敢不來王（陽韻）曰商是常（陽韻舊自維汝至此為第二章）

賦也撻說文作遾趙頤光云从辵達聲从虍何威之也今文改作撻殷武毛傳云殷王武丁也錢氏云謂殷之有武者莫高宗若也按商自盤庚遷殷始改國號曰殷武丁名昭小乙之子成湯十世孫廟

號高宗鄒忠胤云商家賢聖之君惟戴旆之湯及奮伐之丁以武特聞其他固有不甚武者夫服叛扮攜非大武不克大振此殷武所以為赫濯而守文之主不與焉奮說文云翬也从奞在田上鳥鼓翅翬翬然疾也兵興之迅疾似之伐說文云擊也徐光啟云奮伐二字有卓然果斷人不及謀發不及距意此時積衰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淩夷而不振矣荊楚毛傳云荊州之楚國也春秋正義云楚荊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孔穎達云荊是州名楚是國名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荊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荊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自帝嚳九州已有荊州之名至禹貢有荊州即荊楚也又有荊岐則雍州之荊也詩人以有二荊故以荊楚別荊岐耳孰謂周始有荊楚哉按沈括謂揚州宜揚荊州宜荊地名因此楚乃荊之別名故二

字通用春秋貫氏訓詁謂秦始皇父諱楚因亦變楚為荊此通用之證也徐光啟云荊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司馬遷云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李本云詩中稱商邑稱景山皆北亳也蓋盤庚既沒而殷道日衰楚人叛之其患之所及必常在淮北如春秋時楚之凌虐陳宋也北亳即宋也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襍介錯於商邑之吭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為内而不可以為外先王固欲梁囿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如氐羌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公羊傳云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罙本作罙說文云周也阻說文云險也增韻云山巇曰險水隔曰阻若泛言則山水通用愚按罙入其阻當是指鬼方之地易既濟九三爻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爻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朱子疑荊楚即鬼方謂荊楚地

好鬼自古而然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荆楚舊多淫祠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見也然竹書載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至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則鬼方與荆楚明非一國大抵鬼方在荆州之地其所居者必山水險阻之處能乘間出沒為中國患而荆楚慓輕輒附之以俱動故世治則後服世亂則先叛高宗興兵本為伐鬼方而特揚言以伐荆楚為名一則使鬼方恬然不復措意而我可以攻其無備一則怵荆楚俾自為守而不暇與鬼方結連此固已得用兵勝算矣所以能直搗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至是師據腹中地利在我則鬼方與荆楚不復相顧而二醜之勢俱孤是故荆楚必服而鬼方必克也易言震用伐鬼方知此舉非高宗自行震是臣名于傳無考或以震者長子之象借為大將之稱如師卦九五言長子帥師之意耳裒爾雅毛傳皆云聚也按說文無裒字本作褎通作裦說文云衣袂也裒荆之旅者猶言收

拾荆楚之衆不使其紛出而為鬼方所用亦聚意也蓋此時荆楚已聽命矣又呂祖謙云裒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逭逃竄而保聚如句踐棲于會稽之類也亦通徐云漢書嚴助疏云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佗徒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荆楚以南高山深谷蘙林密箐夷人據險負阻鳥舉鱗聚不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獨能裒荆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截說文云斷也言截斷鬼方與荆楚為二不敢出而相應也一說曹氏云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亦通湯孫朱子云謂高宗按那及烈祖篇亦皆稱高宗為湯孫緒本絲耑之名事業之有條理亦如之故爾雅訓為事又為業也承上文言此非好大喜功乃為湯孫者事業當然必如此而後無愧於為湯之孫也下文言昔有成湯曰商是常意實本此又按竹書載夏桀二十一

年商師征有雒克之遂征荆荆降是則奮伐荆楚固成湯已事耳維女荆楚以下紀高宗因荆旅聽命而諭告之辭也鄉毛云所也鄭云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陸化熙云見為聲教所加正朔所及也郝敬云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地據東南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則如面墻故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言至近而要也金履祥云商周中葉荆楚每為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而至鄧號為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為重險荆楚在其間為九州內之夷狄一出憑陵則北撼中州東瞰陳蔡此所以易為中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雒陽視荆楚為國南而負固若此其為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于岐周而其風化行於江漢秦人恃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爾然則荆可以擣豫闚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氐羌鄭云夷狄國在西方者也山海經云伯夷父

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孔云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在秦隴之西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氐道羌道按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為羌地曰自彼者舉絕遠以例其餘見不止于氐羌觀下文莫敢字可見竹書載湯即位之次年氐羌來賓又八年初巡狩定獻令則氐羌其先至者而其後四方諸夷始相繼而來故特舉氐羌也厎之所制者廣故曰莫敢享說文云獻也逸周書王會解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劊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闒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

壓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沽他旦略貌胡戎𤞑匈奴摟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按觀此則氐羌鬼方荊楚之類各依其方所有之物為貢皆在其中矣鄭云世見曰王孔云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也荀子云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李本云曹氏以為氐羌之國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以享與王為遠近之差今詳詩意則似戎狄之在荒服者世一見王而非來朝之日凡遇歲貢之時則有貢獻故以獻先于王蓋待戎狄之道禮當如此不必以賓荒分二等也曰述高宗

今日者我叨為湯之孫安得不纘承先緒而容爾國與之言也常猶云故事也商之故事則然爾荆楚所稔知鬼方相煽以叛使成湯時來享來王之典遂廢耶此章頌高宗之能攘外也賈捐之云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又後漢書云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而竹書亦載武丁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然則武丁固亦有平氐羌之事而此詩乃為欲往平氐羌發與

天命多辟叶錫韻普擊翻設都于禹之績叶錫韻歲事來辟上見勿予禍豐本作過適叶錫韻丁歷翻豐本作讁稼穡匪解舊自天命起至此為第三章豐本匪解下有祀事孔力一句按朱子云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

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豈之增補益原于此庸妄極矣天命降監叶勘韻苦紺翻亦叶陷韻居懴翻朱子云下與濫叶下民有嚴叶陽韻五剛翻不僭不濫勘韻亦叶陷韻胡懴翻不敢怠遑陽韻左傳作皇命于下國職韻亦叶屋韻古六翻左傳引詩無此句封建厥福屋韻亦叶職韻筆力翻左傳作命以多福雋自降監起至此為第四章商邑翼翼職韻四方之後漢書作是極職韻後漢書商邑二句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云此韓詩之文賦也自章首至封建厥福皆紀高宗戒勑諸侯之辭與上章荆楚事無涉多鄭云衆也辟毛云君也多辟謂衆諸侯也傳

說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是則諸侯分封雖命于天子而實皆天之所命矣設都猶言建國績說文云緝也九州平治皆禹所積累而成猶之緝麻然也設都于禹之績者曹

氏云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鄭云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來以時故曰歲事即朝覲述職也與來享來王不同辟與多辟之辟同勿之言毋亦音近也予適作余爾雅云我也高宗自謂也禍說文云害也劉熙云毀也言毀滅也適通作謫說文云罰也禍重而謫輕鍾惺云以禍適為言商道先罰後賞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匪通作非解通作懈說文云怠也言爾為歲事而來之諸侯其必毋為我所禍謫如能勤于民事使民稼穡不怠則禍謫可免矣李氏云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主誠以農事為重也天命即上文之天命降下監臨也嚴教命急也俱見說文言天既命爾為諸侯則時時下而臨視之而下民之督責吏有嚴于天之降監者皐陶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即此意也不僭不濫二句高宗自表其待諸侯之法也僭說文云假也

徐鍇云按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僭也濫說文云氾也愚按左傳云淫刑以逞淫即濫之義也左襄二十六年蔡聲子引此詩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按觀此可得僭濫二字之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何僭之有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何濫之有怠說文云慢也遑說文云急也不敢怠遑者言不敢過寬而失之慢若僭于賞而無罰是怠也不敢過急而失之猛若濫于罰而無賞是遑也或賞或罰總之以民事為主而已下國與長發篇之下國義同指衆諸侯也我以此命爾下國之諸侯誠欲凡在封建之列者其皆有福慎毋廢朕命哉一說林堯叟云封建厥福者福祿鞏固如封建之永世也亦通又左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此以不僭二句指有位者言其解又異商邑二句合成湯與

高宗而共贊美之也翼鳥兩羽也湯都南亳其後屢遷至盤庚遷殷改都北亳即高宗所都也以其地在商丘故統曰商邑二亳對峙如鳥之有兩羽故曰翼翼也極說文云棟也按極者屋脊之棟屋脊居屋之中故鄭訓為中也昔成湯所居乃四方諸侯之所取中今高宗所居亦能與之媲美則以其賞不僭而罰不濫故也史記載成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其文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此誥辭與高宗之命下國先後一揆故書無逸篇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所謂言乃雍者當即此命下國之言而小大之國無時或怨者亦即不怨其不僭不濫與孟子有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非無故也此章頌高宗之能安內也赫赫厥聲庚韻濯濯厥靈青韻壽考且寧青韻以保我後生庚韻此四句用韻法與車攻篇決拾四句同舊自商邑起至此為第五章陟彼景山叶先韻翰旃翻松栢丸丸叶先韻胡圓翻是斷是遷先韻方斲是虔先韻爾雅作榩松桷有梴先韻旅楹有閑叶先韻向甄翻寢成孔安叶先韻於虔翻舊自陟彼起至此為第六章

賦也赫火盛貌厥聲承上章命于下國言五事言屬火故曰赫赫濯說文云瀞也靈孔云尊敬為神靈也毛萇云神之精明稱靈厥靈承首章奮伐荊楚言中衰之後氣象更新如新沐新浴者然故曰濯濯鄭云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

壽久考老也俱見說文書無逸篇曰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可謂壽考矣寧通作寍說文云安也季本云天下治安也我後生主時王作寢廟者而言謂後高宗而生者也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為烈而子孫崇報之所以不容已與陟彼景山以下言作廟事也陟說文云登也景山解見玄鳥篇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按據此則高宗所都在景亳明矣景亳者北亳也丸說文云圜傾側而轉者字从反仄徐鍇云仄者一面欹而不可回也是故仄而可反為丸丸可左可右也按毛傳訓丸丸為易直孔謂言其滑易而調直意亦同此蓋指松栢之本身言也下文為桷為楹皆取諸松栢也義亦見閟宮篇斷說文云截也遷爾雅云徙也截之所生之地徙之造作之處方朱子云正也正以繩墨也斲說文云斫也削以斧斤也方斲聯下松桷言尚書大傳云其桷天子斲之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

到加斲梁傳云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之桷斲之士斲本虔毛云敬也解見長發篇孔云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松桷解見閟宮篇梴說文云長木也孔云桷者椽也椽以長為善旅毛云陳也朱子云衆也二義皆通楹說文廣雅皆云柱也閑說文云闌也陳列衆柱似虎虎皆有閑闌也一說閑者不過其度之意亦通寢毛云路寢也孔云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按閟宮篇詠新廟亦但舉路寢則此可例推矣朱子云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寢成孔安者高宗功德盛大今特為別設寢廟與太宗太甲中宗太戊號為三宗既成則人心甚安也猶閟宮篇言萬民是若之意萬尚烈云高宗之寢廟其成與與不成關係非小倘不成則一切俱不相安今寢成如是乃甚相安也見得此寢廟之作乃報功追遠之典萬萬非所得已者也詩言微婉深厚如此一說孔安就百世不遷言之亦通又羅苹云孔子

州詩錄商頌五章豈無意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材哉松栢丸丸在於斵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耳松栢小材有抱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撫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户之義也此似借題立論要非詩旨

殷武三章二章章十三句一章十一句舊作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序及子貢傳皆云祀高宗也今按此詩明為立高宗新廟而作或于祭祀時仍歌此詩則不可知耳申培說則云帝乙之時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此蓋擬襲疏義之說愚初亦以為然及誦史記武丁之廟已立于其子祖庚之時此昭然有據者何得以臆揣易之乎又古文引此詩皆以為詠成湯左襄二十六年

蔡聲子曰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前漢書匡衡曰道德之行繇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皆爲昔有成湯之一句所誤

詩經世本古義卷四